

仰
子
遺
語

胡憲仲
撰

中
華
書
局

仰子遺語

仰崖胡憲仲文徵

與富者共事。用不可以太縮。恐其以我爲資也。與學者共席。談不可以太博。恐其以我爲矯也。與尊者共議。詞不可以不思正。懼其易近於諂也。與親者共處。容不可以不思恭。懼其易近于狎也。惟君子能無二。恐亦無二懼。

天下之至尊貴者。道也。春秋去古。猶知道之爲貴。故左丘明之贊仲尼。至謂之素王。及秦漢之時。惟知貨之爲貴而已。故司馬遷之贊猗頓。至謂之素封。夫素封豈得與素王並哉。千餘年以來。人能至猗頓之富者有矣。未有能爲仲尼之富者。何也。爲嗜道不如嗜貨也。故道聚于學。而貨聚于市。說命曰。惟學遜志。務時敏。厥脩乃來。允懷于茲。道積于厥躬。言道之以嗜聚也。不遜不敏。則不來。不允不懷。則不積。知其所由來。又知其所由積。仲尼之富可學矣。六經言學始此。蓋契爲萬世立教之宗。家學相承。最爲詳切。故傳說論學于高宗。皆本商先王之遺教。而仲尼。商人也。論學又多本于此。學仲尼者。不可不加之意也。古之教人。引之自悟而已。今之教人。傾之速悟。又恐不盡。而弟子以爲吝也。夫引之自悟。則得之漸。故爲身心之益。傾之速悟。則得之輕。故爲口耳之贅。而旋忘之。由其思慮識見未及乎此。恍惚無意味耳。洙泗而後。惟周濂溪有此意。二程從游時。先令尋仲尼顏子樂處。

或問堯舜愛百姓而棄其子。周公急社稷而遺其兄。易地則皆然與。曰。周公之遇朱均。未必爲堯舜之事。堯舜之處管蔡。不致有周公之愆。

或問諸子論夫子作春秋。其說詳矣。尙有遺論乎。曰。春秋之作。夫子懼文之勝質。史氏之多曲筆而起也。虞夏殷周之史。皆聖哲也。方其盛也。紀善爲經。紀惡爲戒。而大道明于天下。人莫敢肆焉。及其末也。如義和黨。后羿。雖日食而不言。仲康特師征焉。何重若此也。正謂國家所恃以明王制而昭勸戒于後世者。史官也。故奸臣有不畏天子而畏史官者。史官失職。其誰畏之。有周之衰也。柱下史猶有老聃。掌職周禮。孔子往而問焉。猶幸王制之存。而文武之政可行于天下也。及老聃西遊。周禮散佚。又無良史以繼之。禮制不明。僭逼彌甚。此春秋所由作也。

或曰。左氏懼門弟子各以其意爲說。而失夫子之旨。故爲之作傳。使左傳不作。孔子之書。豈皆隱語乎。

卷